

有些美好，独处时才能享受
薛舒

刚上班时，一度抗拒去别的办公室，因为要与人打交道，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人家。那些半生不熟的面孔，慈祥的前辈、热情的大姐、彼此叫不出名字的同龄人……点头，微笑，称呼什么？姓张吗？那么，是张主任，张老师，还是张先生？那位印务室的大姐，我一直叫她李老师，叫了半年，有一回去印文件，她看着我，笑眯眯说：下个月我要退休啦！对了，我姓陈，你大概把我和隔壁人事室的李老师搞错了，没事没事……我尴尬得无地自容，可是半年来，她已经尴尬了无数次，每每我称她“李老师”，她会不会每次都犹豫着要不要提醒我错了？还是就让我这么错下去？木讷如我，居然用了半年时间都没有从别处听说印务室大姐的真姓名。我知道，问题在我，可是我要怎么做，才能不出错？

同事之间终于相熟，姓甚名谁都知道了，也不再惧怕与人迎面相遇、寒暄招呼。可是，我越来越不喜欢去食堂，因为，吃饭的时候，要不要聊天？你明明与同桌或左右的同事相熟，可是一个个都沉默着扒饭喝汤、咀嚼吞咽，那场景，分分钟都让我有种快快逃离的欲望。于是绞尽脑汁，想想聊点什么吧，聊工作、聊收入，会不会触碰敏感区域？聊家庭、聊孩子，人家要是不喜欢暴露隐私呢？那就聊聊新闻时事吧，特朗普的漂亮女儿，马克龙的美腿老婆，头条上的男盗女娼、偷鸡摸狗……也太八卦了吧？吃饭吃饭。可是，没有话题引领者的饭局，那局面，要多尴尬有多尴尬。

活了好几十年，除了童年时代，愿意跟父母出门喝酒，长大后，就再没有喜欢过聚众吃饭这样的活动。因为，坐在一张没有话题引领者的饭桌上，度日如年，于是我又不得不挺身而出，充当引领者。想合适的话题，让在座的大多数人都参与，不能忽视任何一位客人，无意中冒犯到谁了，想办法挽回、补救，有人被冷落了，要记得不着痕迹地送去关注……这就相当于主持了吃饭，也太累了吧！

最怕的却是下班时分，同一个刻点走出单位大门，走向地铁口，十分钟路程，最好不要与人同行。因为，不知道怎么聊天啊？问题再一次袭来，聊什么？聊到什么程度？眼见同事的背影，紧走两步就能追上她（他），我却放缓步伐，或者拐进路边店，逗留两分钟，拉开距离。无论如何，不要同行，要是不巧在同一班地铁的同一节车厢里遇到，那将是世上最尴尬的事！

好在这世上，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纠结，饭点的食堂里总会有高谈阔论的那几个，旁边一定也会有起哄喝彩的笑声，而我，只需低头扒饭，喂饱自己。饭局中总有小声交流的三两一堆，或者大声招呼的自来熟，也有沉默端坐稳健独酌的，直到脸膛微红嘴角上扬，内心的舒畅流淌到眉眼间，却也依然无语的人。要是真的在路上遇到同事，我会与他（她）同行一分钟，然后在岔路口指着另一个方向说：我要去一趟别处，再见！而后看着同事的背影远去、消失，再回归。

有人说，这叫社交恐惧症，时刻想要躲避人，尤其是熟人，甚至亲人。可是，我不知道，我是在拒绝别人，还是在拒绝交付自己。

那一日开车上班，汽车堵在南北高架上，我把音响调到最高，最老版的《橄榄树》，齐豫的歌声弥漫车厢，有点沧桑，有点寂寞，还有点凄厉的美：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……天呐！真是太好了！记忆中听这首歌的感动，全没有这一次的充沛与充分。没有任何人干扰的密闭空间里，我享受着世上最好的孤独。是的，我不怕孤独，我喜欢一个人，喜欢不被左右的自己，坦然、自由，哪怕堵车，也是美好。

可是，我依然不知道，我这么喜欢独自一人，究竟是惧怕社交，还是有些美好，只有独处才能得到最充沛的享受？如此，我倒有些庆幸，我是一个社恐者，似乎，这也很好。

我到崇明农场两年后，应征入伍要去当兵了。这是1978年3月，当兵无上光荣，更何况我是从农场去当兵的，意味着退伍回来后就可以返沪了。农场的兄弟们都很羡慕我，家人更是欣喜万分。

当时去向是保密的，隐隐约约听说是祖国的大西南，很遥远的边疆。对此，我没有丝毫犹豫和退却。相反，一种戎马边关、马革裹尸的豪情油然而生。

出征的日期越来越近了，这是一段我永远难忘的美好时光。当时大哥在一家化工厂工作，大姐下乡4年后已抽调回沪，二姐还在农场，但这时为了送我也请假回到了家。加上父母和我，我们一家六口难得在非节假日的日子里团聚在一起。

我领回了飘溢着棉布芬芳的

草绿色军服和棉被。我第一次拥有了这么多属于我一个人的新衣服，这对于一个家境清贫、经常补丁加身的我来说，简直是一种奢侈。全家都围观我的军装，喜悦之情萦绕在大家的心头。

大哥去冠龙照相店租来了一架120照相机，记录下这段美好时光的点点瞬间。先拍了一张

普通的全家福，后来觉得我当兵后，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的职业就有了特色：大哥是工厂干部，大姐回沪后当了一名警察，二姐在农场是医生，加上我，四人与工、农、兵、警、医都沾了边，于是就来了灵感，各人换上自己的职业装，拍下了第一张职业全家福。大哥穿的是中山

《被遗忘的战役》是关于二战的荷兰影片，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此战便是斯海尔德河战役。影片开始，通过地图和字幕，让我们对这个被遗忘的战役背景，有了大致了解。1944年6月6日盟军诺曼底登陆后，经过两个月的战斗，德军落荒而逃，盟军急需一个港口，为部队提供补给，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口可以利用，但只要德军仍控制着斯海尔德河，盟军就无法到达安特卫普。市场花园行动失败后，10月，夺取斯海尔德河口地区的战役开始。这部电影反映的是此战役的最后阶段：占领瓦尔赫伦岛。这是位于荷兰泽兰省斯海尔德河口的岛屿，是德军强力固守的要塞，盟军和德军在此进行了惨烈的战斗。此战重要性不言而喻，据片尾字幕：11月7日，瓦尔赫伦岛获得解放，盟军船只已可达安特卫普港，可以对德军展开最后的攻势了。

《被遗忘的战役》虽然有战争场面，但总体上来说，把镜头对准了人物，通过他们的视角，感受战争的残酷，凸显人性的复杂。电影有三条叙事线，聚焦三个不同阵营的年轻人：特恩，在荷兰泽兰市政厅工作；斯塔福伦，荷兰人，参加了德军；威廉，英国飞行员。他们以不同的方式，卷入了这场战争。虽然三个年轻人互有交集，但电影最在意的是人物弧光，影片从开始到最后，他们都有了变化。

在被德国占领的荷兰，特恩的弟弟德克，

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，他拍摄德军撤退时的照片，被德军发现且被摔坏照相机，他一时怒起，捡起石块投向德军车辆，导致车辆撞死三个德国兵。德克逃亡并被德军通缉。影片着力表现的并不是德克的行为（后来他自首经不起拷打而出卖了同志并被德军枪毙），而是描绘作为姐姐的特恩，在这一事件后，如何一步

参加抵抗组织，并在关键时刻起决定性作用的过程。起先，她隐藏弟弟；在弟弟迫不得已自首后，她以弟弟拍摄的德军阵地照片和在办公室偷取地图为交换条件，要求抵抗组织营救；在弟弟被德军枪杀后，她主动接手地图和照片送去盟军，尽管她被德国人发现被捕，但她的朋友，最终把情报送达盟军。

斯塔福伦，出身贫寒的荷兰人，为改变所谓自身的境况，参加德军训练营、突击部队；在东线负伤痊愈后，被派回荷兰，任德军军官的秘书；受自杀德军中尉的影响，战争让他厌恶和恐惧，良知渐渐抬头，他透露枪杀德克的消息给特恩，以致被重新发回前线；在德军撤离前，他为救特恩而死去。

威廉，英伦军官的儿子，滑翔机飞行员。

他莽撞而大胆，被长官认为是“想当英雄的幼稚鬼”，被父亲认为是“剑走偏锋”。飞机在荷兰上空被击落，他和另外几个空降兵，在沼泽、杂草和海水里，躲避着敌军的搜索。其中，有的被打死，有的逃亡，有的不想继续前行，唯独威廉，借助气垫船，从岛的这一边，漂流到岛的那一边，参加了盟军加拿大部队，在斯海尔德河战役和敌军对垒。

本片色调很冷，合乎欧洲片的一贯风格；战争场面没有好莱坞那样宏大，但依然惊心动魄。除了空战，两场战争场景，给人不一样的感受。特恩偷取的是斯洛达姆水道的潮汐地图，上面描绘了斯洛达姆水坝和湿地。抵抗组织的头认为，假如加拿大的部队直接越过水坝，就会惨败，唯一的机会是在潮流时，从沟渠穿过去，到达另一边，在那里进攻德军。在手持镜头晃动的战争场景里，我们看到，以加拿大部队为主的盟军，攻击受阻，士兵吼叫声不断，泥浆飞溅，枪声阵阵，烟雾弥漫，火光冲天，士兵倒地……而德军稳守阵地，射击，开炮，优劣对比明显。但一旦盟军拿到地图，电影呈现的画面令人振奋：部队神不知鬼不觉，划着船，上岸，抄到敌人的后路，向敌人进攻，德军很快溃败。据统计，在斯海尔德河战役中，3231名盟军、4250名德军和2283名平民丧生，可以肯定，这注定不会是被遗忘的战役。

为什么披萨饼不是大饼

谈衍良

陈同学与我两年没见，我请他在日本人开的连锁西餐厅吃个晚饭。他点了一道鸡肉和牛肉拼在一块儿的大菜，我点了一个披萨，还把服务员叫来问披萨是薄底还是厚底。服务员一走，陈同学就往我胳膊上敲打了一下，说：“披萨不就是大饼上放了几块肉吗？”我说，我觉得不然，比如我刚才点的玛格丽特披萨，饼上就不会有肉。但我不是想说这个，我想跟你说点我外公的事儿。

我外公很会讲故事，我小时候常听他说，他老家有一种咸大饼，又鲜又香，还油汪汪的，滋味很足，他已经几十年没有尝过这个味道。他家附近有一家早点铺，铺子里没有咸大饼，只有甜大饼。其实我总觉得甜大饼比咸大饼好吃多了，酥脆的面壳子一碰到牙齿就破成碎片，咬下去是满嘴糖浆，甜味、麦香和芝麻香交织在一块

陈同学说：“你这么诋毁咸大饼就不对了，你前两天还给我寄了两盒黄山烧饼，说是你最喜欢的零食。”我说：第一，你也说了它是黄山烧饼，不是黄山大饼；第二，我的故事还没说下去。



永远的全家福

陆伟斌

大姐穿的是警服，二姐穿的是白大褂，我穿的是军装。大家抑制住心头的喜悦，以淡淡的微笑留下了这历史的瞬间。不知怎的，总觉得拍好的照片还不能充分反映当时的心境，于是，一张温暖我一生的全家福诞生了：

大哥为我整军服，大姐在往我挎包里装糖果，二姐为我打背包，老爸老妈透过对面的镜子用慈祥眼光抚摸着我……我则成了镜头的焦点，享受着全家发自内心的欢笑带给我的关爱、祝福和期待……

出发前夜，我被要求早早上床休息。我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妈妈在给我棉袄的袖口、下

摆处缝上保护层，怕她不在我身边的时候衣服破了无人补；大哥在一刀一刻制一枚我的印章，作为兄长临别时给兄弟的一份情谊。昏暗的灯光下看着他们专注的背影，想想马上要离家远行，不知怎的鼻子有点发酸。

当兵第二年，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。作为驻守云南的空军部队，我们被要求“轻装”，我放弃了許多“非必需”品，唯独这张照片始终贴胸藏在衬衣口袋，见证了我临战前的心路和投入各项战备任务。

我们一直在待命。最终我们没有接到战斗任务，与这场自卫反击战擦肩而过。之后的数十年，走南闯北，风风雨雨，我始终珍藏着这张全家福。它们是我背后的一棵大树、严寒中的一缕阳光，茫茫大海中的一座灯塔。

“全家福”承载的是家风、亲情、文化……如春风细雨，伴随我们兄弟姐妹健康成长：大哥“官”至老总，始终廉洁奉公；大姐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，成为《人民警察》杂志封面人物；二姐在农场入党、提干，后“顶替”回沪在一家纺织厂当人事科长；我也从一个普通民警成长为一名穿“白衬衫”的高级警官，回首往事，心怀无愧。

今天，父母已离我们远去，昔日的儿女们也早已为人父人母。但由母爱、父爱和手足深情交织成的家风，历久弥新。

十日谈
照片背后的故事
责编：杨晓晖

软，但是完全不酥脆。我握在手心，咬下一口，差点儿把我的眼泪给吃出来。这个咸大饼又鲜又香，还油汪汪的，说得一点没错，只是，我在地铁站前头至少吃过几十个同样的“咸大饼”，它在我眼里有另一个名字，叫做肉饼。对，就是肉饼，半发面的圆饼里塞满了肉，抹上油烤熟，就这么简单，这就是我外公几十年都没能吃到的味道。

我说：“我知道你最喜欢椒盐牛舌饼，我今天还给你带了一盒子。我最喜欢的是玛格丽特披萨，服务员已经端过来了。说实话，名字都不算短，但是至少不会弄错，毕竟它们都是咸大饼，一个加了奶酪，一个包了椒盐馅，但说到底还是咸大饼。很多事情都有相同的本质，我怕我老了以后找不到它们。”

服务员把披萨盘端上桌，木板子上摆了一只铺着肉的大饼。依照我的理解，“玛格丽特披萨”是不该有肉的，同样的六个字，指代的食物却可以毫不相干。以后，它们也许得有个十一位数字的编号，像手机号码一样，等到我和我外公一样老的时候，在通讯录里还能找到它们。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